

文學叢書

中國文化經典

清文匯
清代名媛文苑
四

世界書局

王文濡編

清
文
匯

序例一卷姓氏目錄五卷

甲前集二十卷甲集六十卷

乙集七十卷丙集三十卷丁集二十卷

附清代名媛文苑三十卷

第四冊 乙集卷一至卷三十五

世界書局

清文匯. 清代名媛文苑 / 王文濡編

--二版.--臺北市：

世界, 2010. 02 印刷

冊；公分（中國文化經典，文學叢書）

ISBN：978-957-06-0391-0（全套：平裝）

830.7

99003199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清文匯·清代名媛文苑 第四冊

713-
0278

著者／王文濡編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三二一—三八三四

傳真／（〇二）二三三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七月二版三刷

定價／台幣四七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凡例言是書尙擬續編外集錄駢文再編閩集錄方外及名媛之作惜後
皆未有成書本局將另刊正續國朝駢體正宗以代外集并以清代名媛
文苑附刊於是書後以代閩集名媛部分（凡九十七家一百五十三篇）
至方外之作則尙未見選本茲姑從闕

夫人一身之衣未有所用者也。目用以視耳用以聽手足用以持以行四體備然後人以威馬若轡則目無用矣轡則耳無用矣四體之中有一之無用則謂之不成人況無一之有用者乎牛以耕爲用而古人用之以耕馬以乘爲用而古人用之以乘犬或以守爲用或以獵爲用而古人用之以守以獵夫牛馬犬豕未嘗自言所用也又不知自見所用也而人又烏乎知其所用之無也哉然而古人已有用之知而不用之矣然則又何患人之不見用哉亦患己之無可用耳不以無可用爲患而不見用爲患此其所以無可用也夫夫人未有無可用者也屢以養人爲用百工以贈器用爲用商賈以通貨頭爲用婦媼以化治煤炭爲用閭民無常職志亦得以轉移執事爲用就是人而有一無所用者哉就是士爲四民之首而可一無所用者哉其全備道材無所用而不可是固難矣若隨其實之所近使成其材以爲用於天下夫豈不可者如不得志則斟酌古今以待將來不用用於今必有用於後用於今者其用有窮而用於後者其用無窮也而今之號爲士者惟是手時文綴以苟且僥倖於科第幸而如所望也猶可竊一官半職以誇耀庸夫愚婦之耳目其不能者則躬

國朝文匯

卷一

乙 集
國學扶輪社印

官憲即以爲一旦是馬而學之此誘於勢利之病也夫彼豈不知學問文章之不可以遠成而欲其速成者之爲學也大患也哉母亦爲勢利所誘不能自立耳至於此也如學者欲去其速成之意則先有千古自命之志而不爲勢利所誘焉然後從之可也今夫材木之所以貴於天下也惟其有用也豈徒爲一枝一葉一花一蓂之爲觀美而已乎顧人第見一枝一葉一花一蓂之爲觀美也而剪綴以致之則是以有用之緣而剪爲無用之枝葉花蓂也則終無所可用而已矣

說文一首贈立夫

詩與文之。一說良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爲詩與文者始矣。古之時無有以詩文爲業者。學者也。漢時天下惟講論設疑。祇爲諸生說經。要不通諸書是務。讀書之功。既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之於心。斯應之於手。是乎信口吟詠。而自然合節。屈曲盡臆。抒寫而自然成文。傳之於世。不能不強使爲詩。其間是實傳。傳爲學。雖無者。連累不害其爲通儒也。蓋自幼以詩文爲教。與學者。未嘗有也。此在槐晉後學者。猶然。故其時凡所著述。皆傳至今。猶往往以實著。顯而非復世所可及也。自唐以來。國家以詩文取士。而學者始專務記覽。爲詞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學。凡其所以口不絕手。不停披而矻矻以窮年者。無非欲以佳。

國朝文匯

卷

二
乙
國學扶輪社印

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以不必讀書而工爲詩與文者乎？則彼且謂自
然自以爲得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輩之天才頓異，應口成文，識者
猶以爲非遠大之器，況乎持不逮之流而強迫力取僥倖一第以爲榮哉！宋人聞其
苗之不長而助之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槐而已知其無不搖矣。然而天下但目
其長之速也，而于其子競相暴戾，不務實學僅鑽浮華，以苟簡爲便利之門，以揣摩
爲必得之道，白帖徐鉉紛紛交作，復之人踵而上甚焉。人之可恥也，抑尚學者之一
賤塗塞斯人之耳目，所謂教與學者如此至於士馬之不取也，則高下者以一日之
短長定優劣於一天之貴取則竊子句以相誇耀，不裹腹經以驗生事，得之者自喜，
爲秘巧失之者輟笑，而天下之心靡然從風，竭其心思材力以追逐時好曲趨，此乃
過忌諱謫，屢反側於曲佞之中，而卒莫得其所歸也。是故講求所以爲詩與文之注
者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實自唐而積漸使然也。夫漢洎
魏澆，爲儒早滑也，縱橫深厲，皆有寸尺，其法度可謂精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達道
易無存，亦不聞因此遂歲有旱潦意，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王良法而前此
出於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以久何則？以其有所爲而爲也，也有所爲而爲者，非
所謂原委混泥不含者也。夫爲作詩與文而始務讀本，何以至於若是若江淮河漢

之不可待而愛也。孟子胡氏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不欲約不欲陋。博為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其書者有不雅且隨者也。為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其書者有不雅且隨者也。大理人欲之，辨之於此，此其獨聞讀書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世之有志於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為之意，而後可與語於文。王君立夫故吾鄉為學好古之士也，于素聞其名，未得見於任郎見之，相與談一月，每談輒終日，日不足以煩雜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之以附古人談論與處之義。予謝不敏，而重違其請，姑據所見書之。如右，亦以相正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雖正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歸，其後山人茅屋來書。

與友人論孟子書

孟子當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然則孟子宜汲汲焉，惟以正君心為務也。也可知矣。願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之，而正心誠意者絕無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大夫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故死而恐不曉者，適天下皆是也。民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以謂其病在凡有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愈廣當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以充我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稅急而民失其業，閭閻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蓋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如外多讎，如陰陽不和以至水旱災沴。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數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去墳墓親父母妻子而親其鄰里而之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為漢中之滑也，固已久矣。自古取者亂，亂者教若此之不亂而難者，為信可慘也。嗚呼！治亂皆在去將焉，往此邦不親轉而之他邑，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謂大無麥禾耳。而其若君臣已交相慶，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食者，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言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過凶年，盜賊橫行，餓殍滿路，其何以堪。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能與之言誠意言正心，言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行政為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春秋而於教，非略教也。謂民不

國朝文匯

卷一

三

國朝文匯

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稅急而民失其業，閭閻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蓋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如外多讎，如陰陽不和以至水旱災沴。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數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去墳墓親父母妻子而親其鄰里而之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為漢中之滑也，固已久矣。自古取者亂，亂者教若此之不亂而難者，為信可慘也。嗚呼！治亂皆在去將焉，往此邦不親轉而之他邑，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謂大無麥禾耳。而其若君臣已交相慶，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食者，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言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過凶年，盜賊橫行，餓殍滿路，其何以堪。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能與之言誠意言正心，言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行政為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春秋而於教，非略教也。謂民不

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實其君者痛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惠王有云：今天下之人，幾未有不嗜殺人者。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其甚不仁，當不至於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刀而割於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為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涕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為之臣者為之書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為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蓋以吾儒有甚大，而害民為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覺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吾百姓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為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為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為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豈又四海歸心乎。國長久，然則彼六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謀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欲天下之怨以為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者。適以欲天下之怨以為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者。

國朝文匯

卷一

四

國朝文匯

哉。漢以後其最覺寬大待民心者，推唐與宋。而宋西北皆鄰強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過郡賞，優渥至致仕官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也。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為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為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足多財何為哉。

國學扶輪社印

國學扶輪社印

世宗料官有乾隆元年用履薄履出典當遣肅甯爲新設一州三縣四所番保九
縣顧慮兵民暗難辨治又懼界焉山中不諳義舉義生致有法夷人安之
則難處之略曰採探之出無別立字號銀五十取中以驗實事云 聞推司都
所以儼然模範於天也合無別立字號銀五十取中以驗實事云 聞推司都
有焉城馬場者兵民爭鬪袒兵上官抑民親訟不俟先生之說用作或言哉

國朝文匯 卷一

先生默然頌中丞卒從先生謀三年調重慶郡據陵江下流山措水衝民俗勤儉外
省流寓惡訛名曰囃囃欲訟繁囹圄困充稅務書之成一郡可蔽川省之半先生撫
紫關嶽曰若輩無知抵法皆民命也歐陽公謂吾求其生不得則死吾與我無恨吾
求而得其生則吾心安不得則我實有憾時衆明慎不留罪狀惟輕之義爲輩吏申
其說又曰慎無不明辨色而作斷數數臣民無惑憐定色囃囃乎好而闊決力強兄
意拒斷非欲親對簿力辨非不敵斷哉意復救免諸期是五年予諭書院聘易
惡之事上先生核撥從批撤下據強顏意復救免諸期是五年予諭書院聘易
涪州太守史平山爲先生邀救生船在郡日久碩中丞益見器重植權閥愈以商榷
缺點爲當事累以先生激疎洩例再不敢再踴之格議不行中丞卒疏詔免取信也
此在重八載歲管大數郡故有漢礎沒水中遽量則見俗呼漢礎沒水三見士夫爲
作歌深明大略一效於郭雅克以疾乞休書四上上不許十年身乃遂初內外官凡
五遷皆以勤畏無失賴廉平先生深潛幽隱與人樂居無崖岸之行中有主不可動
事不收賄資出名上片語嘗館事始接引復進有惠書物爲之御躬距皆有法
受諸有周書文清呂斯吾常置置堂頭歸後爲教家適遇趙東菴園生平本領略
見於是初母馬太夫人殯在兩渡撤輓輓執紼公又前十年卒葬老不擇後遂歸祠堂

國子監校印

憲然買祀田兄弟學皆有就為賢者。皆先卒配曹本人同邑金壇令諱胡公之
女子三長海富鄰舍有吏亦余同門友次即兄之遺也厚生博學能為好詩李
龍為儒女三長嫁兄平陽梅嶺道通判甘山道據散王公亦次嫁懷來進士孫景龍
龍以咸安宮教習終予曾為儒學錄已厚生來益靠休官今諱賢公六寶先生易賓
前月卒孫男四堂陰梅梅陰廷福皆女孫三渝姑信姑孫皆許賜子次兒榮
祖溥女也兄五歲後溥余自任所書抵宅某年月日葬某處寫于哀銘曰
將與先生永承厥家鎮遠道深澤無涯知幾則先有投棄他幸降海邦有施育
運時之虞乃養其孩

國朝文匯 卷一

九 乙 集 國朝文匯社印

帝曰來咨出納孔殷亦有休事南宮舍人晉秩而上以慎以勤帝曰德義法典大綱
何以錫之韜皮金珮榮膺度止暨探其鎮岷流活活亦下於滄海弟君子已事可
上服下服不罪無異我之懷矣在山之北謂山益高位不配德我之懷矣在水之濱
謂有考迄親逾古稱厥德不謬厥喜不報聞政良朋以致其養有數孔安既固且完
小子銘起立三載

平苗紀略序

傅說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當雨之木撥亂底定俾人萬邦如錦之玉函湯之伊尹
仲虺周之太公漢之三傑二十八將唐之二十四功臣是也天欲開明邊疆則必生
文武才略之人坐堂起行發踪指指而龍驤廟振厥威有威績紀于太常如 國朝之郭
相國方中丞是也當是時

憲皇帝勵精圖治功宏錄石業壯斷絕相國總制鎮撫三節中丞公為鎮遠鄧守
相國有意欲定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中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屬中丞公而中丞
公毅然擔荷應九兒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重如此觀夫援兵深入神機妙合動
撫運用戰守符法危有六戰仁恩治於其種威聲震乎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
齒之徒靡不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誦與中國編民等而古州遂為黔中重鎮要非
定議與協力襄助孰能與于斯乎計其地則歸款七千餘畝開闢三千餘畝計其
則文武協力襄助五十餘畝計其軍則漢土官兵一萬餘人計其戰則大小二十餘
次官之陣亡者三十餘人兵則十一一二其可見九股建城之役苗人敢萬攻圍
犯我疆邊卒能固種子勦奮力取勝即田單破燕復七十餘城之功也又其危於微
營就獲之擒獲惡軍心公持匕首毋必死卒能全軍破敵即羊腹淮納刀耕中之勇
也又其危於為苗井底之截機路而勝算出奇柯春典義即淮陰侯破趙會食之計
也最後遣北地一戰氣吞有苗風雲變色哈提軍車子弟先登將士用命慨有狂梁
之數跋危之魚俱入阱陷吳所謂有角背無心不制灌漿賜寒是定九股厥功偉
矣昔先武遣書欺奔曰落落難命有志者事竟成中丞公之謂與今
天子命將西征天戈所指元惡授擒開荒二萬餘畝寸地尺天盡入版圖況古州乃
黔東近地難去京師萬里何容久梗王中丞公真所謂天生文武才略以開闢苗
疆定議與定力兼到者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蘭庭為吾昭陽太守持平苗一編
授予曰請先生一言升苗國序

國朝文匯 卷一

十 乙 集 國朝文匯社印

陳宗五遺集序

吾故友武陵宗五才人也亦君子人也人知宗五為才人不知宗五為君子人即知
宗五為君子人不知其所以為君子之實者知其所以為君子之實則知宗五之才
非若王楊盧駱輩之但以才見也知宗五不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則知宗五之
詩之文之有見於遠而為君子之詩之文不但為才人之詩之文也夫詩文之有見
於道者皆則淵明唐則韓杜宋則歐蘇雖見道之分數不同而諸子之詩之文之可
傳於今則同也宗五有見於遠則詩文之與諸子可傳於後無疑也宗五於學無所

不現而才足以濟之於人無所賦存而是非邪正之聞渾然不露亦烈然不洩官翰
林時主公大人同館諸名士四方來京師者耳宗五之名咸樂與之遊宗五視之
漠如也故人亦不得窺其涯涘惜乎宗五遭太夫人艱而痛哭以至於殯宗五之死
於孝也如此宗武之至性至情遠過於人也如此乎交宗五十年相與猶深才學不
逮宗五何能如宗五之詩之知今勉從季弟長鈞之說而序宗五之詩之知則如莊
周所云不知乃真知知乃不知也宗五之諱源出離離參以子建之雄昌谷之奇不
前為炳炳烺烺者大則力追昌黎而不襲其貌平處遠險險處放平下筆洒洒千言
不加點綴要皆不度於道焉嗟乎宗五本孝弟之至性情之發才氣之博經術之深
發而為言則詩文皆其精華非如揚子雲所云鑄觀而忘情乎之源也惜不得善
其用而唯血以死也不當謂人物與山川相為表裏則楚疏視六合山厚水深其博
大幽遠險峻之概罕有其比若乃九巖三湘洞庭衡嶽岳陽已隱以至德山朗水桃
源諸勝皆在湖以南杜子皇所謂鬱積憤鬱必代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哉惟
吾故友宗五當之使天假之年則其樹立於自別有在不僅區區詩文傳世而已讀
宗五詩文者要當賞其見道而為立言之君子勿但以才人目我宗五可也同序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一 乙 集 國學扶輪社印

廣邱省齋伍員論

鄭方城

楚平王孫掩殺伍奢長子尚介被殺次子員走亡更應禍難卒任吳佐吳伐楚入郢
復父讎難乎王處其後吳太宰嚭數毀伍奢屬孫之報盛以禍吳楚之汨邱子
曰員之死既矣烏有人臣處其死若如是乎終始始終行其義而不仁不怨無權義
皆倖倖以圖功非能自立不敗之地著論三篇論之豈以是乎思也余致左傳備載殺
伍奢事又載員入郢詳載其言未嘗過貶公羊傳又以此父不受孫子復讐可為國費
無極之說雖罪被收可謂不愛孫矣是公羊氏明與之也余嘗反覆其說而今乃豁然
也竊以其事在秦漢一統以後率土之濱莫非王國所謂共主也者員竟肯以無逆
之義固不待教而諫倘在春秋戰國各君其國之說即又不可同日而語嘗論婦人
在家固從父嫁即於父滅服其在室之禮且母出與廟絕夫不以為婦婦亦遂不以
為夫難糾之妻豈至謂人盡夫也父一而己年以殺難解斯皆情事之變有足指者
知此足以斷子胥之獄矣當員之在楚也楚之君臣之親事之員之父事之員之身
亦事之此未出之婦也員繫楚及父已殺連其兄兼欲執已而遁之任此已出之婦
也員不覺驚覺驚矣驚矣而父學在楚於斯時也使員忽然絕不念父之讎惟前說
其身為妾倖得食將員為大不孝而猶欲以不忠責之彼其心必有不服孟子
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草芥不遇踐踏之而寇讎則欲剪除之或
疑孟子之言太甚然其勢恐必出乎此也況平王之於奢始有甚焉將何以解其子
之痛於君臣義絕後哉然則殺之可殺則殺矣則已甚矣婦既出而懷其前從楚死
夫是可忍孰不可忍凡事當求其所安而歸於至當夫安樂當春夫理人情之至也
為伍員者平王在則以方伯之權寄之夫為歸執于宗師大義其誰咄乎命之平王
既沒則楚先王之顧表其父奢之忠召國人編告諸侯俾共知吾父遺訓被殺與是
所以不忘枕塊履戈之意奉父兄報讐歸葬吳國以明絕之之道如是而後安知是
而不後臺不越夫理人情之至以直報怨已得其平而奈何積數十年悲痛之餘為此
俱雄一時思變已久其才謀未必盡出倖倖不可得以君子之道而已太史公僅
稱為烈丈夫其有義理其曰責小義者能乎楚言之也王不戚為君員終未為臣於
義無取則小之也嗟乎員人世之大不幸者也惟報復復則其志吾願士君子能察
而哀之毋徒使英雄氣短歟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二 乙 集 國學扶輪社印

漢興論功行封爵何曾參皆大功臣而劉君爲高祖分別言兩人事參功不逮蕭何至遠也然何卒累參以自代及參代何爲漢相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而天下獨治參之持論謂毋擾獄市而已夫毋擾獄市足以爲治乎曰此蓋公所謂清淨而民自定者也且承秦苛法之後而以寬大之政撫憚悍之民與之休息乎無爲猶有商周之遺意乎故民益自愛而重犯法此所以治也自是以後漢爲漢相者大抵皆守周而勿失者也以陳平之說必違諸事至其爲丞相亦倣此意文帝嘗問一歲錢幾出入幾何決獄幾何平乃對以各有主者丞相可勿與知丞相輔佐天子道義退不肖而賢者任位以德化民而天下治矣是以斷獄數再幾致刑措若此之時亦一治也至武帝之世則張湯桑羊等用事治獄之吏言利之臣人持所見寬狹易漢家法度更行一切之術其於獄市不勝煩擾於是民不堪命乃作不誅至攻城邑殺守令吏莫能禁天子爲遺繡衣使者興兵誅之數年不定然則清淨之足以致治而煩擾之足以生亂也亦已明矣而後之從政者猶莫之悟事無大小輒使吏與其聞天下無事民安其意吏方以補弊起廢自任及至舉措之不當愈強吏民靡勞作於天下此民之始病也嗚呼欲益反損俗吏之殃民類多如此若曾參者其真知治體者歟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廣說

悔者自反者也。口不言而心自咎也。自失恬以取歲月。坐窮道不加進。皆自悔之時也。始余十四五時讀六經之書。與左國春秋漢文。知好之。衣食亂心。不克克養。聞其真為八股文。又不嗜含之。後乃費文。已而客淮南。囊粟酬應。遲時俗之姑顏沮泥。而不安。自返故廬。園愈甚。聞拔書以學。又不能專力彈思。其於根柢濟用。幾如也。今年垂五十矣。古之君子。學以萃之。氣以養之。時以出之。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故。禮樂節文之詳。諸學國萃之宜。無所不知。乃所以為學也。余往者。以種學名吾黨。且以為課子者。比諸種藝。五穀耘拔以時。其於有歲不致闕焉耳。金壇老友王辛都虛庵。以為余作學室。而周子下時發明之。既復從石曼還境。益益於昔有餘數日。吾身如羈土之樹。不適厚實。其耐勞苦久矣。而弱質薄植。未嘗培與本根。而榮其枝葉也。天聖人之道。博厚而闢深。非思之深力之固。未足以幾於造況宇宙之大。歲月之挽。年壽不可知。質又衰下。今及艾矣。方思假炳燭之光。以耀於螢雪六經之書。題算得少有所指。而未知其然。然導焉否也。故以悔名。其蘊益懍心於向之可悔者多也。要得居山谷依茂樹。遠塵俗。玩心於高明之路。以終吾餘年哉。因說以告吾子焉。

遊支硎中峰記

中峰乃八砌一梁之一晉丈通達林道場也去城二十五里在龍池山東北山多平石故名史稱吳郡歐云石號陸研此峯在山之半望之隱然由山麓循路而上細澗有聲汨汨與落葉相和寺初名搭伽院入門有石幢一清整道人所建也面東有南來堂前明萬曆中蒼蒼徽師從漢南里而來因以名之蒼蒼博涉內外典嘗于中峰建殿覽其詩筆妙天下文肅憲王姚官厚者嘉王太常時號隱君周茂南徐波諸公皆與之遊李山錢南書畫士顧居第子之外可謂賢矣稍北有寶月堂有泉曰寒泚在南來堂之前飲之而甘寺僧云蒼公從事土木時有柱白者指堂中地脈曰此實有衆衆之不三四尺見石版仆碑臥其上啟視一泓堂然深丈許衆厯居士虞宗陸書寒泉二字於山麓其以是號龍潭乎為其庭傳有雙松蒼秀蔚成而松幹難竅伐之今殿基為菜圃矣南曰草堂古梅一株矣幹槎枿二百年物也又西曰冬青軒樹高一丈餘羅以修竹蒼公宴寒冬則居之面東有樓曰水明樓又東南達近之山可以送目於月夕尤宜曰水明樓取杜詩殘夜水明樓句也樓下有方池多碧螺蛳尾出中峰院稍西有鶴飲泉鳴鶴齋焉跡大於虎印石如滂沱公養神敏道跡也又西為南峰寺寺以南池蒼皮唐皮月休陸龜蒙聯吟於此寺今為章氏墓池亦圓僅留屋二楹俯臨石池舊有碧螺蛳待月橋新泉南繞坡南有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四

乙集

石門在峰之右脈三石巨立一徑斜通如門故稱亭在中南兩峰間久公好龍蛇欲飛乃鍛其側復更臺令短長縱使飛去此其處也山之石根能穿壁剝剝漸平唐蓋又有牛頭峰在人音之下東上即觀音堂俗所云觀音山也雍正十年十月十四日中峰釋在性原率眾之舟取上山間道者為程設遠南溪順腹大廳香筠竹野隱鹿鹿幼石是夕步中峰左石觀月浴雲衆讀公詩留宿山堂松滿滿山竹葉如風而明日觀南雲山龍文點畫山樵文肅公孫也墨在峰之北竹塢性公方乞程願二子作賢首宗譜圖且語予曰山中有二木一臺建慶興刻集一卷然木石粗見他日不之建者獨奪公距今垂八十年矣而其詩曰求靈後復尋靈報報披披讀王孫登摩崖顧子聯步還寒山道宦小兒堂鑒石門引泉處後尋靈報報披披讀王孫登摩崖諸徑泉而歸予惟道林孫摩崖諸詩蓋千有餘年矣陵公夢遊而致虛獨為僧家世所竟堂鐘室尚存者煥然木石實象相映然遠達於城郭荆榛茂密無復花艷也遊人罕有適者予因於近抵無所可用以充將興諸子遊於寂寞之鄉而山若有夙契者決泉而飲踏月而歌其心宵不以為樂樂性公留半鍾支硯山志予前以異日

詩經集註

也。迨沈先生終於以禮之瑣爲人端直而仁慈以古人爲師法雖無居言笑不離於道經于外館假供饋粥不絕嘗雜糲食以食居三楹不蔽風雨衣冠敝敝而性濯濯不羈恥取有老子子賓與祿命金贈之曰某老矣有田爲豪右所侮公國長當當責他日幸阮我之瑣因謝之又嘗入市爲錢贖浮其數返還之其廉潔如此爲詩文磊落振俗與人辯說所學必旁引曲證務發明經義之奧爲諸生三十年貢入太學而卒李果曰吾友王貢士聞遠嘗謂五文文學爲人宜在儒林獨行傳情四方無知之者而今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五文之謂也予文無諸生次其墓初復劉姓應童子試輒不錄後改從沈述補某縣學監亦奇兵其伯兄國翰余識之西翰即著之前諸生有文名年雖老而精悍有慷慨之概蓋亦先卒矣感其事并述之

楊士遠字子蘇州吳縣人父公瑞擢舉衛志中州管什一之利屢竭其貲而不成疾歸人不獲父之客終生者來蘇州言其狀士遠時年十六聞之雙鬢蒼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覺號無悔有子不得倚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如兒衣被而風大作雨亦暴至鄰舟覆者凡四舟人相顧失色士遠泣禱曰某數困患殆但願一見父死無恨有頃風轉雨止舟竟無恙

十十

ひ	ひ
---	---

社印

抵懷慶人以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遂歿久家門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
爾子當至矣勿復慮比士選至人咸駭觀稱異父嘗言一息病少愈士遂遵父父親方
士選父業嘗曉家已落至是益益值歲荒食米騰貴士選與其妻桑墟乾園屑豆食
之而於父母曲盡甘言父病思食飽晚時移居下僅村僻不可得下僅近洞庭來山
間渡太湖見之中流遇風波浪衝衝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父舟殞士
選盡之吳山歲暮河凍待雪擊冰席雪親父手自烹羹負上以養慈母父曰過時於
注盡矣烏鳥尚哺哺數年後數年家稍裕士選食盡雞衣而終其身念現在時食貧故
也士選自六歲入塾教誨諸說古人孝行報身窮其本衣鍔下為父母稱說曰兒他
日亦類如是或遺以時果以相歸師母母著夜被為手扇驅蚊者謂其孝蓋天性
云辛年八十配唐氏厚生善寒女有淑行姑病疽醫者言不治氏含泣祝之出毒血
數罇得愈亦孝婦也

論曰予觀劉西京雜記載後漢顯妣王母至孝母好食雕鵠飯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鵠無雜草遂日以爲食勝國時劉龍亢亂與父母相失徙行至野江夢族令公告以寄居石梁意得母歸而攜其父之櫬兩公皆吳人也士選渡湖見龍鵠頭顯妣中州尊父雖非道授之時然年未冠冠當情所難矣屢溯于知若有神人相

之庶幾古人之行哉他日太史采風論吳中至任知必有載之史筆為之其事云

孝子程願學。其先父歿。無人居揚州。僕僞職。順治十五年己亥之亂。邑人相連坐于法。死者二十餘家。孝子之祖故睢州知州紹儒。亦死于難。父兄死後。口外孝子在楓橋得饑民乃知之。日夜哀泣。欲往戍所覲見。執輒又不命。可無憾。乃娶婦生一子。未幾。其母死。于是孝子望數歲。竟欲往視病。同舍者謂子幼且病。強一日夭。死且墮火縫。孝子不得已。歸復讀書。其子獨身遠行。變又不可逆。終身長服日夕啜粥不食菜茹。雖隆冬不衣棉絮。伏臘具飯。餽養甚佳。然不自食也。以為常。孝子慨居憂舍。倭人罕見其面。為保德學諸生。教授雜義。餬口。其弟子皆造門請業。孝子率不出戶。僕僞訓導長洲顏頤。慕義士也。聞之欣然。往往不得見。獲遺之。叩其心。無不應。又惜其弟第子往出言如讖之坐定。無寒暄語。視其室。凝塵滿案。殘香燼。數蠹蝨。補上一單金而已。遂乃請曰。子何自如此。若乃困者。子庶然耳。某把隱痛。不可以為人。非以自苦也。明日孝子報謝。袖出一研一書。為荅。荅曰。子無所受於人。今有所貽。吾受之亦願。以報子。孝子復持研與書去。他日再過家。已還不知所之矣。孝子平生從末見一人客以宴會招者。皆不赴。有從遊者。其家載酒饋道之。孝子堅辭。解人妻之。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六

西	東
---	---

去孝子招二所知識食之其孤高者此復有傳其死處語將伯于鄰縣趙豆尹賢
相有之者不果行可以觀其所造曰廉士阮文忠嘗曰負人者先害己喪其義禮
曰父母之親仁者可以親愛焉若程子隱庸有不忍言者蓋古人倫之變耗其身長
服勞者獨行可以確證孤獨古人不可見哉吾及漢洲先者常爲孝子作傳以思遠
江訪其軼事而先以文秀才舍所遺者紀之著其純孝孤潔且申俞孝事焉

[illegible]

知理所以不知事所以不知聖人之知如是而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閏性星不見星預如者。一日食者三十六彗星見者。三天道變於上而星辰日月不得其行也。非無故而然也。求之於其處必有其所以致之者矣。考之於其微必有其所以應之者矣。此理之可知者也。若夫以某事而致某星之變以某星之變而得某事某災之應確某災之欲其有鍼砭之合而毫無所謀則事之不可盡知者也。惟其理可知事不可知故聖人之於經也。但著其變之跡而略其所以致之與所以應之之故著其變之之跡以為是必有以致之必有以應之也。則後之人將有所鑒戒而不敢以違略其所以致之所以應之之故以為是僅可以理求而渾觀瑣瑣者固不足深究。且究之有時不驗而反不足以懲也。則後世之狂且黷史者鑒附會析複感賡之說不得出於其間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之知也。與吾觀天官家言其說至繁碎不可紀極要其所以致之所以應之者無不確鑿言之求其鍼砭之投而無所誤是聖人之所不能知者復固無不知也。而其受病之處要皆拘於洪範之說而不知變洪範之法以五事分配五行故其以肅父哲謀謀而致雨暘寒燠風之時者以枉徇倖倖而致雨暘寒燠風之恆者莫不各從之以其類然不通耶示之例以知徇倖倖倖而致雨暘寒燠風之恆者莫不各從之以其類然不通耶示之例以

明其理之不誣已耳故舉一以為得失之機感應之微非知道者不能識者謂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謂不通而不與於造化之妙矣故漢人五行災異之說滿正坐此而歷代天官家繁碎不可紀極之說滿亦坐此其說曰辰星也水也水於五德為知於五事為聽智聽失者謂出辰星災也火於五德為權於五事為視權視失者謂出變惑歲星也木於五德為仁於五事為聽仁聽失者謂出歲星太白金也金於五德為義於五事為言義聽言失者謂出太白填星土也土於五德為信於五事為信仁權權以信為三說言視聽以心為故故四者皆失則填星為之數此其所以致之之說也其說又以凡星之在天者其於州國宮官物類之發各有所應其伏見早晚虛實隱降及合散犯守凌厯關食孛彗孛流其不於其所屬者各有所應其為條目至繁要皆不出五行生克之數此其所以應之之說也且夫術家之說必為繁雜中而後可信其說之誠然者一不中則其餘之中者皆為偶然之象如前二說者果能為警備乎而一無失乎哉況中者十中則其餘中者十九乎此其所以謂也嗚呼春秋洪範聖人之書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獨斷聖言之以求達勝於聖人若是者命之曰高以聖人耶示之例而但明其理之不誣者遂據機密守之以至於轉轉膠膠而不可以通若是者命之曰愚矣愚命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元 國朝欽定四庫全書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九

乙集

國朝文匯

卷一

卒

國學扶輪社印

命之曰。曰然則天官家言可一言以蔽之曰。隨而已矣。雖然其所以致之。所以應之。卷究究知何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為和為乖。是其所以致之者也。其他則吾不知也。國家將興。必有精神。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為興為亡。是其所以應之者也。其他則吾不知也。況乎藏禍通達之間。備亡必含數之小機。天必不能掃除其自來之節度。以就司天者之繩尺。又或不必有所以致之。不必有所以應之者哉。又况商以桑穀昌。所以維維大宋。以法星壽。所以龍飛。豈以麟角。何種亡漢。實產死秦。日食星變。固天之所以亡。愛人君。而不欲驟濟於危亡者。由斯以談。則或有所所以致之。又不必其有所以應之。故曰。太上脩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此又上天不言之至意。而自太史遷而外。天官家言罕有及之者。此其所以尤陋也。嗚呼。知理所可知。而不知事所不可知。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題孫可之與賈希遠書後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況況以載造為精華之尤者乎。是故鑒以較諸。則金之砂。銅以膚。則玉之璞。然則密穴密穴。幽則珊瑚之重。深含以牢。扇筆鑄。則夜光之龍。龍也。我則以智慧為披披。以精神為鑄鑄。以有容多受。為鐵網。以抵鑄。觀觀。強索力取。為個。龍龍之議。於是金龍。吾冷玉。玉龍。吾機。珊瑚。耀耀。夜光。吞龍。玉。五微。四濁。負靈寶。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

國學統編社印

劃方精法。則雖精思。靈寶。其賤不卑。以天則。瘠以獨。此感激之恆理也。則所稱馬還班。以下。非其微。微。雖然。所首。乎。堂高。富貴者。多。稍。質耳。是故。郭黃。頭。趙。銅。山。二。鼓。鐘。越。寶。可。抵。秦。城。十。五。石。衡。尉。珊。瑚。拉。高。七。尺。魏。盤。德。玉。珠。前。後。各。照。車。十二。乘。者。几。十。枚。可。謂。厚。矣。金。可。屈。玉。可。執。珊。瑚。可。碎。珠。璣。可。以。灌。澆。餒。其。取。不。盡。用。不。竭。究。其。死。矣。他。人。又。入。吾。室。而。馬。還。班。固。等。之。史。記。漢。書。云。云。者。入。水。不。流。入。火。不。熱。兩。眼。五。絛。其。輝。特。芒。而。不。同。其。傾。傾。縱。縱。或。劉。曹。改。改。魏。晉。還。還。吾。文。信。信。益。益。載。以。齊。焉。不。隨。陵。谷。以。窮。磨。時。乃。回。首。郭。黃。頭。人。者。雖。環。珥。雕。椎。珊。瑚。錦。華。黃金。拱。樹。當。隨。珠。璣。類。其。精。瑩。難。離。已。為。為。飄。飄。疑。疑。為。寒。流。不。知。幾。千。萬。劫。矣。嗚。呼。草木。大。有。壽。算。蟲。豸。有。好。埏。可。不。謂。大。禍。奇。病。者。乎。

吳公檇德州鹽店口記

武進英公祖修治潯州之四年。政治民安。庶務就理。奉憲檄。番番。攝攝。德。致。益。致。隆。二十二年六月也。而下。車。值。運。河。水。漲。德。衛。三。元。口。決。公。奉。監。司。江。都。汪。公。漢。阜。檄。代。衛。守。勘。治。至。八。月。朔。功。緒。未。就。而。城。南。之。鹽。店。口。又。決。四。十。餘。丈。皓。皓。時。昨。昨。澎。澎。喧。喧。而。行。宮。通。當。其。衝。公。私。惟。懼。相。顧。貼。腹。公。鳩。役。役。民。村。家。寒。寒。湛。湛。而。波。波。滿。滿。瀾。瀾。抗。不。受。寒。寒。新。置。置。農。具。以。數。萬。指。設。之。決。決。決。決。為。為。溝。溝。壩。壩。以。風。風。文。文。關。關。雷。雷。雨。雨。

作大役暴露遺骸相率爲免屍屍莫可誰何同官某顧莊莊因知所撓乃鞠脣
塗泥額天祈佑解衣投水中祝曰相修義職無幾致于天怒波及所部愚民泣懼告
愆修雖死募萬民亦甘心無悔特令修受世 國恩消埃表報不得苟且從死以塞
缺望立殯殮于堂年及風痺老病零丁無所依託敢以身所著衣代修股肱爲所部
生靈及吾母請命倘不獲所請當水隨彭庶民命窮無歸不敢悅託託終時曾未
一曉已而當收電範數夜而歌星芒作作月落溶溶乾地坤乾乾爲至靈大衆嘉儀
群情憤慨食肉大慙收復早哉吾儕小人不惟今是禮先是豪商賈賈乘間居
以窳材而索食大慙收復早哉吾儕小人不惟今是禮先是豪商賈賈乘間居
人於是有負輪輪怒輝輝曉曉有吏索錢竹木屠豕從役則丁壯美大適焉據何存
負錫何國畢出禁鼓弗能輟扑不喜涕淚數行于趙父功公乃相度形勢督督振振
於役之暇加修月役數十餘丈以殺其勢凡三日而工成越前二七口之決而未塞
者亦城於是山左大府爲勳文勳公年聞水學甚喜誦往勳公約迫三十萬文勳
罵曰此何等事尚能循俗例道上官官云塞已訖又罵曰此何等事而敢謬言之
耶公云不敢總至則果然文勳喜甚而訝其述公具言文勳數曰壯哉此漢王子
類所謂惟尊乃勇者也公之舊治部民任邱遺遺實聞之以爲勇生於誠故能動物

國朝文匯 卷一

蓋誠之至者可以格神明召福怪轉送之橋衝山而陰雲忽散解子瞻播海神而海
市冬見骨此物此志也今破之使感動神人如驚斯應亦惟其誠耳耳矣吾故詳其
始末以爲治官治事之不誠者戒

三

國朝文匯 卷一

西江源流說

西江回南交大瀉也。嶺南碑云：南流行焉而西江與。岷之流其獨發源於牂牁州乎？
 流于崖門之江，于嶺以南別為一溝，故又名牂牁江。由滇降趾羅連進廣南泗城田
 州，乃入粵以。江而盡牂牁縣交桂諸水，逆行而東，長幾萬里，望鬱州之上，溢如瀾如
 灘如橫流，計也。自文標通渠雲貴，唐盧將平，唐置始賴之，下樓船江道之通，遠久矣。南
 江趨海流怒而號為珍羊峽，所和咽喉隘，小當夏落漲溢水，如鳥馬奔騰，岩壑與
 驚濤相搏，如敵戰，聲震鄰郡。之末江，寧備相建統水頭十丈，排山而下，真有滔天之勢。
 濱江之巽，曾覽為鄰，原有定處，迨穿穴而出，及與北江合為一大川。北江者，頂江以
 上雄連諸水也。水比西江源短而勢驟，故西江挾之而愈橫，三水四會其巨浸也。肇
 之江志云：而廣州倍之，豐樂大匯為數縣，係隆圓一脈，而屬縣不復覺秋矣。聞之故
 老，昔小而今大，昔勢而今數考，其故則昔之江廣而過今之流隘而淤也。南海之九
 江為江之孔道，以入南海鉅圓祭島，而其上溢則一由黃崖岡運分水以趨珠江，江
 由石門以抱會城，此即楊樓樓架，破石門得越船農者之也。今黃崖岡之沙口漸
 漫，石門則沙淤水涸矣。而九江以一水而受全江欲圓不窮，得乎數年以前水患頻
 仍，歲侵屋壓，當事者引為已憂，頭緒增繁，圖蓋江流愈急，而愚所私憂過計者，藉以
 江水在天地間，猶人身之有血脈也。血脈不通，其病在腫，不治必潰。然治之固費，培
 補尤資。其下流而後血脈斯通，漸有生意。今江之上流，固基難固，而下流實易。可
 望其安瀾者，廣屬焉。南斯諸縣常受水害，而省順諸縣每受水益固，因得清水和稻
 乃肥，安享其利。又慮子母生沙，橫江截海，繫於雙滄海，而為桑田，下流既壅，水斯逆
 行，兵說者以其坦田升科，可增稅課，可補民虛，誤思頻年，蠲廢次增，倍耗國勛，民
 得失數多，不待智者而可知矣。聞之利者害之類，此亦當事者所宜斟酌也。生長茲土
 利，願慙慙剝林以獻，最為切近。因考西江之源流而備詳之如此。

龍川縣志序

易能據三十日掙括往覓傳而將來雖然不敢辭也夫事不親於古無以據於今也不達於今無爲是於後也今即欲仿古龍川村所爲經制規模往懼難遽誠不可得而千餘年來山川無恙風氣漸開而治略猶在指顧之間即近代志事之可徵而信者亦古今得失之林也則風氣漸開而治略猶在指顧之間即近代志事之可徵而信者耶嘗試據之而志脫其制度之沿革吏治之修廢賦育之盛虛士俗人之貞淫華樸大率戶口由耗而日登民風由滯而日邁井閭由蕪而日闢於冠文物由汚而日隆此固非守土者敢於言旦夕致也

卷之十

歲次

則聖禹澤仁重農治土而後乃今獨大吏得以休息非復古者墾墾而闢也然則志於今豈非朝庭之師師大故於往古較重第補其殘闕餘者仍前志之甚而於四十年知弘慶之訓典與夫大吏之典刑則雖督守今之修葺磨礱以及都邑民俗之不甦士風節義之蔚起炳者者詳記於底上之省志以備輶軒之揀道而序其言於簡牘後之考古者可以觀矣

羅履先題壘山房詩集序

國朝文匯 卷一

余嘗好浪遊喜竒跡徧海內與天下士交髮未燥即從先君瀟瀟南望洋而歌讀
海外文彙謂有所得甫的冠枝策踰積澗河徧徃江淮間氣食愈劇益有毒而擴以

三

乙未秋

主

乙集

未得文當世鉅公偉人爲歎久之聞兄移疾衣輕而策蹇者竟不足道其高者或相
椅外坐自爲位豈大都官乎公鶴也則又悔吾之違爲無覺矣幾歸門夫子視學吾
樂以古學爲斯文信乎黨二子若羅子履先陳子海六何子贊譚陳子聖取錄子
瑞一輩皆從之逸余亦勉自汴屬私方向之奔走四而不得其當者今且庶幾子
還之報謁兄復故以憂爲二子子胥江雖無憂歎不能已己而有治漢陳學
聲歎也事竣弗獲相送每誦二子子胥江雖無憂歎不能已己而有治漢陳學
士者爲歸門鄉人與履先爲忘年友以聲詩投贈於五山之麓豪吟遠境外余將暮
雲從以爲未得待歸門兄其無失矣兄爲歸門兄又以衣食馳無餘適去年秋禹
報船二子不得其當聞兄先落拓爲磨鏡遊詞之治漢以已然後數十年前奔之
四友而不得其當今既得於當觀而且兩失之也今年夏有省志之役與履先共
事於粵秀山堂討論藝文發爲詩數履先更出其近草示余論諸當難貴皆出二公
子歸門之言曰詩與爲履應無異真家牧豕所須精求於諸牧而依助以眉山蘇南
是惟君子治漢之言曰自科舉業興人解官學五都之市辟胡琴者就踴躍今羅
君不僻處天末亦曷堪樹君所失大歸門分尊嚴而言固然獨怪治漢以大江鉅
公不猶自諱其與余向者之見略同乃知吾國不可自諱而余之失二公爲可

憾履先之而後得二公爲當世子雲濁足以樂乎此也顧治漢已矣金龜珠璣又復萬里而遠履先且得何以爲情乎不寧惟是遠情數年龍輿三子酣六嶽詩不轉盼而風流盛矣聖居清宮宮子江湖聲氣邇復得時尊桂於桂林若一簣俱不得志散居鄉黨而余獨與履先者會以手解俟人役一鍾相覿中夜悲歌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山邊二堡碑記

苗匪既定之明年大憲以善後事宜請於
承乏。分委經理三堡始舉。遂以九月入山。由二橋至山邊踰主金斗已直達琴台
措置八堡屯田二千九百畝有奇。凡往來于役。輒息肩於莊堡深險隘。又藏萬
山麓。凡七閱月而告竣始有去志。凡往來于役。以余嘗遊於是。為其防分。世業
也。更欲刊文勒石。以紀始末。遂執筆為之。曰。茲山童然綿亘。聚鎮中設堡曰。昔安額
軍六十戶。其北五堡於山梁設堡曰。清溪額軍三十戶。凡二堡皆山邊地。人投田中
下鑿合計七百四十有二畝。田環山麓。所至山林溪澗。皆隸於屯。屯之外為苗地。封
植井然。毋相侵越也。自履畝分田。肇於乾隆二年。秋至明年春。而募城工始完。是役
也。同事者為某某。而某實與有奔走之力焉。例得并書。若夫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四

乙集

聖王之訐謗大人之碩畫以及各憲之經理徽猷見於金縢史佚者尚俟當代鉅公磨崖勒石以垂不朽固非俗吏所敢知也是為記